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二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左詢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原道

樊曰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與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東坡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

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者哉

補注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盖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孫曰是謂仁義之焉適也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孫曰仁義足于已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誠哉楊萬里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

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無垢張子韶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搥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補注龜山楊氏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己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舍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孫曰文十八年左氏云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

老子之小仁義孫曰以仁義為小也

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一作非天之罪也彼以煦煦為仁孫曰煦煦小惠貌○煦況宇切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一無此四字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一本作言者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一本作言者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孫曰秦始皇二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髡為城旦黄老

于漢孫曰竇太后者漢景帝之母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趙本去黃字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王本作魏晉梁隋呂本作晉魏梁隋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一有則字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者一作則附一作隆出者汙之者一作則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孫曰老者謂學老子者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孫曰吾師之弟子謂孔子但可在弟子之列佛者曰孫曰佛者亦謂學佛者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孫曰為孔子者謂學孔子

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誕欺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一本無師之二字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訊問也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孫曰四謂士農工商賈加佛老為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孫曰聖人之教一加佛老為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

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顛隕也）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通一作同）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孫曰宣導也湮塞也）為之政以率其怠勧（祝曰勧疲也懈也莊子學道不勧與倦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孫曰符者分而為二後世銅虎竹使之類是也璽者天子

之印以玉為之權稱錘衡稱衡也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孫曰莊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介甲也無爪牙以爭其食也一無其字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孫曰皿者飲食之器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

君之令而致之民一無能字一有則失其所以為臣一句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孫曰而皆謂汝也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孫曰清淨謂老寂滅謂佛也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一作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一作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

曰（其言一作之言）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孫曰已上皆禮記大學之文）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其意者將以有為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為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為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孫曰天常猶言天倫也）

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孫曰僖二十三左氏杞子卒用夷禮故曰子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孫曰此魯頌閟宮之文膺當也懲艾也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

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一無而字）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孫曰盡其常者謂終得其天年）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孫曰周禮祀天神祭地示饗人鬼假至也人鬼祖宗也○假音格）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一本云斯道何道也曰斯道也吾所謂也又一云斯何道也曰斯吾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補注或問張子韶曰湯學于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授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舍之矣趙本作不絶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補注究丘論公原道亦曰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于言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其一作而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孫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者言佛老之道不塞不止則聖人之教不流不行也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癈疾者有養也

祝曰周禮以辨其上下長幼癈疾注謂瘖病○癈音廢其亦庶乎其可也月溪姜氏廣原道曰楊墨之道各執其偏皆足以為道之賊也雖然周衰兼愛之道微而為我之道勝故原道之作首以博愛為言而終之曰鰥寡孤獨癈疾者有養也至讀墨子則又取其兼愛之義以為與孔子合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作王承福傳曰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凡此皆以伸兼愛之道破為我之賊後世未有能明之者猶孟子無父之說而排之是不通于世變者也樊曰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事于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

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為虛位而斥佛老與楊墨同科豈為知道哉韓愈工于文者也張芸叟曰張籍嘗勸愈排佛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激籍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于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謫紛然蓋少作也今其畫墁集删之矣學者其審之

原性

樊曰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楊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析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于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楊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為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

人之性惡比二子荀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至王荆公作原性則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于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于孟荀其論益相勝矣補注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翺之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楊殊趨而一致又為韓子三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怒生而自能為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歟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楊子兼之王荆公謂楊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楊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蔽于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楊不知性故舍荀楊不論郭

氏之論盡矣○一本題作性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一本作情之品有其所以為情者七無三而二字曰一無曰字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信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孫曰主于一謂主于仁也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一本無一

也二字一本反作及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悖亂也蒲昧切性之于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一作於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

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孫曰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孫曰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于楊故號楊食我○舊本食我音異俄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一無大字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韓曰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鬼猶求食若敖

（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詩大雅載生載育時惟后稷不坼不副無災無害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岐岐謂意有所知嶷嶷謂有所識别也○嶷魚立切）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樊曰國語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嚚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一無人字）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

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學一作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性一本作言性情者異于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韓曰原性之說其旨蓋懼當時之人溺于佛老而胥為夷也故其終云云

原毀

韓曰終篇之言曰將有仕于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意當時必有毀譽之不公者公初求仕時當有激而作故曰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則其

言誠有旨云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周悉也其待人也輕以約樊曰此蓋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補注孟子舜由仁義行求其所以為舜者責于已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樊曰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意蓋本此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孫曰書周公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求其所以為周

公者責于己趙曰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而為之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樊曰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公之謂也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己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

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于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趙本無則不然三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于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有未能（未有一本並作有未）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于己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

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夫是謂不以衆人待其身（是謂一作是之謂）而以聖人望于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樊曰書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此公所謂也其曰謂人莫已若其曰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則公所謂怠與忌者也或者乃引中庸夫婦可與知之論孔子後生可畏之語謂公以一善一藝待人為非是然則孔子之所謂薄責于人者非耶）吾常試之矣嘗試語于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

若是強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嘗語于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于言懦者必說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于上者仕一作化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一作歟

原人

形于上者謂之天形于下者謂之地命于其兩間者謂之人形于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于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于其兩間昆蟲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昆蟲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昆蟲禽獸之

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樊曰或曰聖人之所以異于墨者以其有别焉爾今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昆蟲禽獸也聖人之道如是乎而可乎曰不然舜命九官蠻夷猾夏則命皐陶作士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命益作朕虞及其終則摠命之曰洛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其命官雖殊然其所以施仁政于天下則一也

原鬼

韓曰儒識墨明鬼而孔子祭如在識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公于是作原

有嘯于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于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氣鬼無聲與形（補注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于豕晉文公託聲于牛韓子謂鬼無聲與形未盡也）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霆雷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

也曰是有二説（一本説下有有鬼有物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人有忤于天有違于民有爽于物（爽差也）逆于倫而感于氣于是乎鬼有託于形有凴于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一作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既盡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于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其無聲與形者（其一作乎）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一本無不能有形與聲六字　一本無不能無形與聲六字）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于民也無恒故有動于民而為福亦有動于民而

為禍樊曰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內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以杜伯射王于鄗動于民而為禍福其斯之謂歟亦有動于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補注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揭人是為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游戲皆自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人召之曰骨䘏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爭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為鬼所乘不然平生強聒至死無用

行難行下孟切

或問行孰難曰舍我之矜（矜夸也）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參字公佐）何如曰先生之賢聞于天下是是而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孫曰參以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佐浙東軍居六七年貞元十六年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常往間客席（間一作問客一作賓）坐定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誄之（孫曰某任之謂所舉所任之人也任保任也誄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後累引其行跡為謚令之行狀是也）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誄也非罪與（也字一作之罪字一作過）皆曰然（一本作皆應曰然）愈曰

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誅而任之耶一作而任與誅之耶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孫曰初謂為胥與商也。惡烏故切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茍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于公樊曰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由辟也可人也敬子仲之謚也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樊曰禮記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文子晉之大夫夫惡求其初惡音烏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于人之賢者歟齊也晉也

且有二與七十焉一無焉字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耶一作人也耶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之不世出賢人之不時出千百歲之間歲一作年儻有焉不幸而有出于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一無於字先生曰然他日又往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于一作乎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于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孫曰舉其多而沒其少謂取其

長而略其短也○沒一作缺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少一作細又作一乎一作耶其一作於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也耶一無耶字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且微歐本無且微字其後用也必粗粗大也疎也物不精也○粗聰徂切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趙本云先生曰然退語其人曰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

樊曰萬章問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有諸孟子曰不然也天與賢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公乃設問而為之答且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于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于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利一作慮）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

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一作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淑善也殊六切）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色角切下同）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

後人受其亂一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茍私于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孫曰謂孟子求堯舜禹傳授之說而不得也從而為之辭

雜說四首

龍之噓氣成雲噓呵也雲固弗靈于龍也弗一作不然龍乘是

氣茫洋窮乎玄間孫曰茫洋飛騰貌窮極也玄間天地之表○一本作而茫茫云云薄日月薄追也伏光景伏掩也感震電神變化孫曰神不可測也水下土水浸也汨陵谷汨漂没也○汨越筆切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靈一本作雲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不得雲不一作弗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孫曰憑依猶勢位也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一作善醫人者不視人之瘠肥祝曰瘠瘦也禮記瘠肥瘠○瘠音籍察其

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一作紀綱之亂否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商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一作作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于諸侯孫曰謂罷侯置守。分扶問切聚兵而焚之孫曰始皇取天下兵聚之咸陽鑄以為金人十二傳二世而天下傾者一作世帝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

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一作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扶與之（一作扶持與之又一作天持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一作善計善醫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孫曰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于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于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孫曰長往不來謂隱遯不仕也）昔之聖者（一作聖人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

喙有若鳥者樊曰尸子禹長頸鳥喙其貌有若蒙倛者祝曰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其注云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蒙倛韓侍郎正謂公也按楊倞注荀子時為大理評事公為刑部侍郎此語豈親授于公耶○倛音欺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即有平脅曼膚韓曰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注謂紂也顔如渥丹孫曰詩顔如渥丹其君也哉渥厚漬也言顔如厚漬之丹也美而狠者樊曰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宋公子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其貌則人貌一作面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

言孫曰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崔山君傳稱鶴言是為怪也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

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故雖有名馬祇辱于奴隸人之手一無人字駢死于槽櫪之

間駢並也蒲眠切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

石今食馬者食音似下食之同。本作今之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

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一作是馬也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

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

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

識一作知

讀荀子

孫曰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為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樊曰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仲尼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于聖人之偽此其抵捂不合于道而公所欲削者

缺○一本題作讀荀無子字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孫曰徒謂諸弟子尊聖人者孟氏而已矣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一作則雄也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孫曰如韓非申不害田駢慎到之屬○趙本作各以其所能說于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孫曰老師大儒即孟子荀卿是也火于秦黄老于漢一無黄字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于是

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一作時有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一作抑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之（黜一作去）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籍書也）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補注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孫曰小疵謂有不合于孔子者○趙本作孟氏醇如也荀與雄文大醇而小疵）

讀鶡冠子

樊曰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其下箋云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而唐志云鶡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為道家者流公謂其辨施于國家功德豈少而柳子厚作辨鶡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鶡音曷

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黄老刑名孫曰漢藝文志又有法家名家者流刑名謂此也其博選篇孫曰博選鶡冠子第一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孫曰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已二曰什已三曰若已四曰斯役五曰徒隷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于國家一有其字功德豈少

哉學問篇孫曰學問鶡冠子第二篇稱賤生于無所用稱一作所稱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舊注爾雅曰瓠壺也國語云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注云佩匏可以渡水孫曰詩八月斷壺壺瓠也佩瓠可以渡水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減一作滅注者二十有二字云

讀儀禮

孫曰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韓曰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且行于今者盖寡且一作其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云云一作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一作說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于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孫曰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尚賢明

鬼神非命尚同等諸篇明鬼神在尚同篇中無別篇也樊曰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楊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當有相用之説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云補注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孫曰論語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孫曰荀子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牀禮歟子不荅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

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孫曰子曰賢賢易色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稱不尚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洪曰語云吾不與祭如不祭言祭如不祭者吾所不與許也曰我祭則受福孫曰禮記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為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説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孫曰為孔子之學者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孫曰為墨子之學者必用取其與孔子合者而已孔子折衷于聖人之言其

可也

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洪曰列子云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又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于此莊孟荀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嚴曰墨子之書詆稱孔晏之事孔叢子載詰墨一篇蓋嘗辨明之矣以孔子之道較之不啻胡越孟子著書疾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乃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剌如是耶若以孔墨為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簡書則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以謂向無孟氏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為其功不

在禹下意以已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蔡曰此分邪正末學之辨也謂非孔子之正不足以知墨子之邪無墨子之邪不足以明孔子之正故曰不相為用不足為孔墨學者于此又何疑焉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二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獲麟解

洪曰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三傳之說各不同公旣作此解李習之嘗書以贈陸員外傪曰韓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適則孟軻旣没亦不見其有過于斯者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孫曰爾雅曰麟麕身牛尾一角補注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無

（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麟之為靈昭昭也（孫曰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詠于詩（補注麟之趾是也）書于春秋（見題注書一作載）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也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祝曰鬣說文髮鬣禮記夏氏黃馬蕃鬣〇鬣音獵）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一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一有也字）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

宜孫曰左氏傳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之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一有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也字

師說

洪曰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顔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輿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其

(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一作豈)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資)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

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去一作下）而恥學于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一作矣）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讀音豆）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

也似一作類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一作大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一作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一無其字聖人無常師蔡本有孔子師三字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韓曰孔子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郯音談國名也其賢不及孔子補注方舟李石曰孔子問禮老聃學樂萇弘問官名郯子博約琢磨前言往行又有如遲任史佚臧文仲述其語言文章以益其天縱之資要以師周公為始也故曰孔子習周公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故一作是故師不必賢

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韓曰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請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樊曰進學解出于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補注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虵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韓曰據本傳云再為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

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占去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祝曰爬義與第五卷把字同抉挑也○爬蒲巴蒲麻二切抉於決切）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不明一作不能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

于茲有時矣時一作日先生口不絶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孫曰玄幽深也補注陳齋之語録云沈浸醲郁含英咀華至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此退之作文章法也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是亦學文術也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祝曰選終日矻矻注勤作也孫曰兀兀用心貌○兀音窟又苦骨切一作矻矻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祝曰觝角觸淮南子兕牛之動以觝觸補注異端異說也語攻乎異端觝音底攘斥佛老補苴罅漏補注苴所以藉履也孫曰苴包苴也○苴子魚切罅呼訝切張皇幽眇孫曰眇微也尋墜緒之茫茫一作芒芒

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蔡作走]廻狂瀾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勞矣[一作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醲一作醲]含英咀華[孫曰英亦花也補注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胃中則益矣韓子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咀在呂切嚼也]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姒舜禹姓祝曰梁劉孝綽安成康王碑虞夏革運姚姒之姓已分○姒徐里切]渾渾無涯[孫曰揚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謂規學此虞夏之書也○渾渾並胡本切]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補注元結曰聱者謂其不相聽從韓曰聱廣雅謂不入人語也孫曰周誥謂大誥康誥酒誥洛誥之屬殷盤謂盤庚三篇佶屈聱牙皆艱澀貌○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聱牛交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

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孫曰莊謂莊子騷謂離騷太史所録謂司馬遷史記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文一作德者非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于敢為長通于方左右具宜具一作其又作且先生之于人一作于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疐後祝曰跋躐也疐跲也韓曰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注跋疐顛倒貌老狼有胡進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言進退兩難也○疐音致字一作躓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孫曰謂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謫陽山令也○遂一作逐三年博士樊曰公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避謗求分教東都三歲即真也舊傳

作三為博士蓋公貞元十八年為四門博士元和初自江陵掾入為國子博士至是元和七年自尚書外郎為之作三為博士亦可冗不見治韓曰楚詞雖過失猶弗治○治陳之切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取字唐史作其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登一作豐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以教人為一作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祝曰爾雅杗廇謂之梁韓曰說文云杗屋大梁也○杗武方莫郎二切又音盲細木為桷祝曰詩松桷有梃左氏傳子尾抽桷擊扉注桷椽也○桷音角欂櫨侏儒韓曰欂柱也櫨柱上跗孫曰三者皆屋上短柱欂一名枅櫨一名楶侏儒一名梲字或作株櫨○欂音溥櫨音盧椳闑扂楔韓曰椳户樞闑門限扂關牡楔門兩旁木○椳烏回切扂亭砧

切楔先列切各得其宜宜一作施以成室屋者一無屋字匠氏之功也蔡本功作工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溲音瘦敗鼓之皮孫曰七者皆藥名也玉泉一名玉札生藍田山谷赤箭生陳倉山谷及太山少室青芝出泰山牛溲牛溺馬勃馬屁菌也生濕地及腐木上敗鼓皮主蟲毒出本草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一作犖犖為傑○犖呂角切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是一作所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孫曰轍車跡也環循環也○一作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一作守正大論以興大論一作大倫以興一作是弘

逃讒于楚廢死蘭陵（孫曰史記荀卿遊于齊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因家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要平聲）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祝曰易吾與爾靡之○靡音縻）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孫曰徒謂徒御也○從才用切）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一作促促）窺陳篇以盜竊（篇一作編）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臣一作相）玆非幸歟（一作玆非其幸）

歟一作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祝曰庳下也呂氏春秋謂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太元經亦曰山川福庳而禍高○庳音卑忘己量之所稱己量一作量己○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孫曰前人謂在己之前謂貴顯者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祝曰詰責也周禮以詰邦國杙即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杙欒也楹柱也孫曰杙小而楹大故愈以杙自喻○杙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樊曰昌陽本草昌蒲注生石磧上概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乃是昌陽不可服東坡云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為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孫曰菖蒲味辛温無毒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一名昌陽生上洛池澤及

蜀郡嚴道杙曰楚人呼猪為狶狶苓乃猪苓也○嘗音紫狶音喜又音希

本政

樊曰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為太古之説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于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𡚁也一作文既有𡚁也一作文既其𡚁也後世不知其承孫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不知其承謂不能救之以忠也大敷古先也敷布遂一時之術以明

示民民始感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孫曰謂百氏之言也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義此之政敝矣戾于忠我其周從乎我一作吾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詳見題注暴孽情孽魚列切飾淫志枝辭琢正補注枝辭謂枝蔓也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祝曰論語不悱不發注必持其人口悱悱乃後發○悱音芳尾切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一有後字雖矻矻韓曰矻矻堅也

孫曰用心貌○矻苦骨反又口黠切決不可曁曁至也原其始固有以啟之者也聞于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樊曰繫辭通其變使民不惓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之謂歟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其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皇極大中之道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窅音窈道之行也其庶幾乎

守戒

韓曰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蔡在當時最為近地而戍德淄青連結為援

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于屈强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矣太和間杜牧作守論亦公之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孫曰詩大雅板之文翰幹也書曰以蕃王室孫曰尚書微子之命之文蕃籬也諸侯之于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于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孫曰柴援者樹柴為援也而外施窞穽以待之補注窞穽坎穴也○窞徒敢切穽慈井切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為盜穿窬亦穴也上通為穿則必峻其垣墻而内固其扃鐍祝曰扃鐍鎖鑰也莊子固扃鐍孫曰扃關也鐍鎖也

○鏑古穴切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于屈强之間孫曰介猶間也屈强謂當時方鎮也○屈渠勿切强居亮切又巨兩切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意見題注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之有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于不足為而不為一無而不為三字材力不足者次之一作材力不足為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一作材力不足為者先事而思則其于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

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孫曰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于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孫曰蒯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古之勇力士也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賁音奔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孫曰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魯雞大雞也今夫麋之與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

怯之資殊也孫曰鹿無爪牙而性又怯故卒為豹禽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杇者王承福傳

樊曰按孟子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于人及食功之説王承福所言蓋有合于孟子故公為之傳韓曰説文杇所以塗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杇音烏或作圬鏝槾或作墁鏝

杇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

寳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孫曰勲謂柱國護軍之類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祝曰鏝杇具爾雅鏝謂之杇○鏝毋官切餘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孫曰當謂所當之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杇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孫曰廢謂廢缺如四支不足之類○廢一作癈又曰粟稼而生者也稼種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者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孫曰徧為者謂一一為之也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

君者理我所以出令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孫曰左氏食其食敢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趙作舍鏝一日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媿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强其量切下並同心難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一作亦有其宜也吾故擇其易為而無媿者取焉故一作特嘻吾操鏝以入于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孫曰墟丘墟謂廢田也○

墟丘於切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其隣一作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則曰一無則字一無曰字一無則曰二字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一無而字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材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已之不可強一作知其不可能而為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一無之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

貴而悲貧賤我豈異于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力勞者也一無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孫曰孟子窮則獨善其身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為于偽切下為人同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孫曰孟子謂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而夫人以有家為

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蓄一作畜其肯勞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孫曰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忘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覺焉覺一作鑒又一作覽

五箴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一無是字余生四十有八年韓曰公生大歷戊申四十有八年則元和十年也○一本作三十有八年髮之短

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洪曰四十有八年一本作三十有八年按貞元十八年與崔羣書云左車第二牙脫去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又祭老成文云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此云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以此觀之公未四十時屢有此歎知作四十八為誤矣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余一作予下並同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

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一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一作焉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樊曰此謂佐董晉張建封于汴徐二州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樊曰此謂為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為陽山令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呶讙聲尼交切

行箴行一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一作雖悔可追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頗普禾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孫曰行與義乖言與法違雖無害猶當悔也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雖至于困躓幾死而不死汝其可悔乎言不當悔也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孫曰悖亂也而汝也○悖蒲昧切一作善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舍也為讎前之

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媿舍也為狂維𠈵維比維狂維媿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音具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内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然有餘然一作焉厥聞四馳聞聲聞也音問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嘩嘩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樊曰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蘇東坡解云前所聞者未能行恐後有所聞行不給也或曰聞聲聞也未能行其實而得其聲故不欲其有聞也後一說

正謂公此云 矜汝文章負汝言語秉人不能擠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古 擠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于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一作其及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一作辱則宜然

後漢三賢贊

樊曰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為之贊各不滿百言而叙事畧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孫曰充字仲任其先魏郡

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 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于肆市肆是遊

一見誦憶遂通衆流 孫曰充到京師授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閉門潛思論衡以修 孫曰充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韓曰充所為論衡初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常祕以為談助其後王良為會稽守亦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為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 孫曰刺史董勤辟充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

乃作養

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于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祝曰涇濁水也詩涇以渭濁注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後漢長陵臨涇岸頹壅其流○涇音經好學有志鄉人所輕孫曰符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鄉人一作鄉里憤世著論潛夫是名孫曰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患其旨甚明孫曰述赦篇言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雁門問雁呼卿樊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

太守者亦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起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須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家嗟吁先生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自謂高幹一無自字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樊曰統年二十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擇人所以為君深誡幹雅自多不納其言未幾幹以并州叛卒至于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樊曰高幹袁紹甥也倜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召補注本傳云州郡命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高第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

樊曰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曹操丞相軍事

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孫曰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常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稱統文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

洪曰李賀父名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能歌詩時愈與皇甫湜未信過其父使賀賦詩立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公特著諱辯一篇又幽閒

鼓吹録云賀以歌詩謁愈愈送客歸困解帶旋讀首篇雁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魚開却援帶急命邀之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退之諱辨取此意樊曰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辨令舉進士蓋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于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進士李賀書 樊曰賀字長吉係出鄭王後

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 一本無賀舉進士名 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 韓曰唐康駢劇談録云元稹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不許元和初稹舉制策為

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舉進士公為著諱辯以明之序所謂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毀之意指此鄉樊曰公與李賀書今亡矣所謂諱辯者此也其曰與賀爭名者按劇談錄其元稹耶然考之史稹未嘗為禮曹也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一無也字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湜音植若不明白一本無此四字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孫曰鄭玄注曲禮云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律曰不諱嫌名孫曰曲禮之文也嫌名謂聲音相近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祝曰烏蓲草名詩音義江東呼為烏蓲○蓲音丘令賀父名晉

肅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一本有肅字）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孫曰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曰桓公名完一本作子春秋不諱嫌名者）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祝曰周康王名釗書用欽保元子釗○釗音昭）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一有者字）漢之時有杜度（補注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

其伯字呼杜度孫曰杜度漢章帝時為齊相見衛恒四體書○一有者字此于其字一無于字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補注謂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之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一本無又諱二字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樊曰以滸勢秉饑為近太祖太宗代宗玄宗廟諱蓋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祖名昺玄宗名隆基○滸呼古反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孫曰以諭近代宗諱機近玄宗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士君子立言行事立言一作言語宜何所

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于律稽之于國家之典賀舉進士（一無舉字非）爲不可耶（趙本耶作與　一本無耶字）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一作矣　一作耶）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一作矣　一作耶）今世之事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于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于其親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耶（趙本宦官字並作宦者）

訟風伯

樊曰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始雨公時為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李寔等壅蔽聰明不顧旱飢專于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謫陽山令補注晁氏曰旱以喻時澤不下流風以比小人寔為此病雲以媲君子欲施而不可得以夫為此厲者間之也○一本題云譏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孫曰呂氏春秋風師曰飛廉山升雲兮澤上氣補注上亦升也雷鞭車兮電摇幟幟旗

也尺忍切雨霈霈兮將欲墜祝曰楚詞不霈近兮愈疎孫曰霈霈欲雨之貌霈與浸同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樊曰暘烏日名見廣雅念此下民閼其光兮閼閉也不闢其神嗟風伯兮其將謂將一作獨我于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孫曰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唐制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此謂求其時也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醨之孫曰屏屏雲聚貌醨薄也音離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鑠消也舊本作使雲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舊本作使氣不得施嗟爾風伯一有兮字欲

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爾傷趙本作女傷

伯夷頌

洪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自春秋時已有此說義士謂伯夷也近世學者以太史公所記為不然因謂孔子稱餓于首陽之下非不食周粟蓋絶糧耳余謂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非之佐之者以拯天下之溺非之者以懲萬世之亂其用心一也不然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何以皆得為仁邪樊曰王荆公伯夷論謂韓

子之頌為不然曰伯夷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耶抑來而死于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荊公之論與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

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于義一作于其義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

下一人而已矣至若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一作而力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昭一作照不足為明崒乎泰山孫曰崒山高貌韓曰峰頭巉巖也○崒才律切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孫曰史記宋世家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補注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諡也世有

不知者多矣見春秋少陽篇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孫曰史記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凡一人譽之或無一字則自以為有餘凡一人沮之或無一字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孫曰標表也準謂準繩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

補注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左詢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三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子產不毀鄉校頌

樊曰左傳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祝曰僑子產名左傳云僑聞之孫曰伊惟也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僑音喬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安一作知遊于鄉校衆口囂囂孫曰囂囂多言貌○囂許堯切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祝曰否惡也易否臧凶○否音鄙我于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孫曰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弭止也下塞上聾孫曰文六年穀梁傳云上塞則下闇下闇則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孫曰詩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內

尊事黄耇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孫曰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祝曰詩何用不監注視也○監古衫切成敗之迹昭哉可觀蔡本昭字作照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補注率循也相天下君一本作者交暢旁達一本作通施及無垠補注垠界限也五根切又五巾切於乎四海所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釋言

洪曰國語晉驪姬之難公子夷吾出奔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義樊曰本篇上命李公相按元和二年李吉甫相則釋言其年所作

也公卒避讒求分教東都李習之所謂宰相最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造公語以飛謗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此也

元和元年六月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名絪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盡寫子詩書來一云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録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之于後之數月一本作日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有讒于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

豈知我哉予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樊曰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已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于敵已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相乎一無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于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于二者

雖日勉焉而不迫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傲于言乎夫傲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于今（祝曰扳引也音班又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于朝（孫曰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貨蓄資（一作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于才而腐于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孫曰抵擊巇險也謂擊其危險之處鬼谷子有抵巇篇謂此○巇許宜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傲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

人宰相將不信之矣宰相一作相國愈何懼而愼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于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樊曰李公則吉甫裴公則垍也二公與鄭絪皆自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拜相故公于鄭則前云吾時在翰林于李與裴則又云翰林舍人子其愼歟一無歟字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于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

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補注咄呵也晉史咄嗟便辦〇咄當沒切市有虎韓曰戰國策龐葱與魏太子質于邯鄲謂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信矣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于市而誣臣者過于三人矣願王察之曾參殺人韓曰史記甘茂攻宜陽言于秦王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有頃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踰牆而走今臣賢不及曾子而王信臣又未若曾子母也疑臣者不啻三人臣恐王之投杼也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孫曰小雅巷伯之詩注云有北北方寒凉不毛之地昊昊天傷于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孫曰小雅巧言之詩注云僭數涵容也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今本皆脫夫字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一本無自字一本作徐又解之曰咄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于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一作厖下同夫聰明則視聽

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能進而為讒哉能一作敢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一無而慎二字一云何懼焉既累月上命李公相樊曰元和二年正月己酉以中書舍人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容謂愈曰子前被言于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一作矣愈曰前之謗我于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于翰林者相國不知也相國一本作宰相令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傲相國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今乃知免既而讒言

果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集注南陽公謂徐帥張建封也李君房張堦也貞元六年進士公以十五年秋來佐徐州幕作此文其後君房自著作佐郎除太子舍人知宗子表疏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一作焉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孫曰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封南陽郡公君房仕建封幕府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動一作為義不陳于色南陽公之舉錯

施為（一本無之字）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一無其字）凡在此（一無此字）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孫曰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謂僚幕也）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之不知者（一無之字）將曰李生之託婚于富貴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令之從事于彼也（孫曰從事于彼謂為他帥所辟）吾為南陽公愛之（吾為一作吾能為）且未知人之舉李生于彼者何辭（一且

作又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懽欣于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愛之

張中丞傳後叙

樊曰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

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幷舊傳為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閲家中舊書孫曰張籍字文昌蘇州吳人公舉薦進士得李翰所為張巡傳樊曰巡鄧州南陽人巡既死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其食人寧若全人于是張建封及翰等咸謂巡蔽江淮阻遏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為之傳表上之足編列史官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樊曰遠杭州鹽官人許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孫曰萬春

事巡為郎將至德元年七月賊將令狐潮圍巡于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軍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為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畧不及南霽雲而强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均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孫曰至德二年正月甲戌安慶緒將尹子奇以兵十三萬趣睢陽遠為睢陽守告急于巡巡時保寧陵引兵入睢陽與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知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戰鬬畫出于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

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于賊樊曰是歲十月癸丑睢陽城陷巡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生致遠于洛陽偃師後死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子奇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奇分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死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有知當不赦于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衂巡功業隳敗則遠于巡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使去疾與遠子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是時去疾尚幼事未詳且知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

之地食其所愛之肉孫曰睢陽食盡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孫曰蚍蜉大蟻也○蚍音毗蜉音浮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孫曰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

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孫曰八月巡守東北遠守西南）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詬一作語）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獨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

餓羸之餘祝曰創傷也禮記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云創之殘者曰傷○創楚良切羸倫為切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樊曰賊將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弃城東走巡遠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溫公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若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誠如溫公所云是亦遮蔽江淮也沮遏其勢沮或作阻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切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

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孫曰孟子距詖行放淫辭淫辭謂淫亂之辭○攻一作功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府孫曰董晋鎮汴州張建封鎮徐州公皆為從事屢道于兩州間州一作府親祭于其所謂雙廟者樊曰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也一本無也字一本又無下賀蘭二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彊其亮切又其兩切具食與樂具一作且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

之人雖音綏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樊曰舊傳云霽雲曰請嚙一指留于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而此云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柳子厚作霽雲碑則云自嚙其指曰啖此足矣司馬溫公考異從舊傳又按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一指一座大驚新舊傳與公書大畧同此最為有理至如嚙其指曰啖此足矣則無謂也中丞謂巡也蓋是時巡拜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著直亮切箭一作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孫曰河南節度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霽雲告急進明日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强寇凌逼重圍半年食盡兵弱計無從出初圍城之日城中數萬口今婦人老幼相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啗軍人今見存之數不過數千城中之人分當餌賊但睢陽既拔即及臨淮皮毛相依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乞師謂大夫深存急亡言發響應何得宴安自處殊無救卹之心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噬一指留于大夫示之以信霽雲還睢陽未幾城陷樊曰舊傳云初賀蘭進明與房琯素不協及琯為相以進明為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復用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挫進明叔冀恃名位畧等不受進明節制及霽雲至乞師進明擁兵臨淮懼叔冀見襲兩覰望坐視危亡致河南郡邑為墟由執政之乖經制也或曰韓作張巡傳後序止言賀蘭嫉巡遠聲威功績出

已上不肯出師救絕不言許叔冀事豈舊史傳之誤耶于是孫之翰論曰愈叙張巡事蓋以李翰所遺落故據汴徐間老人言有所書耳老人之言傳當時事迹又豈能窺進明之情也况愈之所書止謂遺事故不盡言其本末耳又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事此亦足證明則房琯挾怨失人致睢陽失陷頗得其實

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雲一作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其起事一作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于和

州烏江縣見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得臨渙縣尉孫曰以巡者以巡立功故得官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久一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樊曰巡開元二十四

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又夜聞笛聲詩有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章可見矣○一本作未嘗有草

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一無且字巡因一見問其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一作見巡之起或起或泣或起一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巡呼之為兄

補注遠呼逈為凡也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于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一有而字嵩將詣州訟理為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河中府連理木頌

孫曰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為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樊曰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韓曰司空咸寧王謂渾瑊也德宗興元元年八月癸卯以瑊為河中尹河中節度使封咸寧郡王七年謂貞元六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一無

之字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殆一作始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一無五字是其應乎訓我奮威蕩戮凶回孫曰謂平朱泚之難回邪也舉正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孫曰珹以功加侍中司空故云台階庶尹克司孫曰書曰百僚庶尹庶尹百工也來帥熊羆孫曰為河中節度使也四方作儀閔人鰥寡人一作仁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孫曰府謂節度府王謂咸寧郡王各有僚屬也異體同心體一作事異體又作上下歸民于理理一作治天子是嘉俾錫勞王勞音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

殊本連理之柯（之柯今作枝柯非）同榮異壟之禾（孫曰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異畝異壟也同榮同穎也）吾徯之産茲土也久矣今欲明于大君（孫曰大君人主易曰大君有命是也○欲一作將）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余抑王也（一作王亦抑余一作王余抑也一又皆作王抑余也）奮肆姁婾（洪曰姁婾和悦貌選云姁婾致態孫曰姁婾美貌○二音劬俞）不知所如顧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孫曰爾雅四達之謂衢五達謂之康史記有康莊之衢是也）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詢厥美兮在吾王顧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人一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樊曰時董晉鎮汴州公為之佐補注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後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韓曰隴西公董晉也○一無隴西二字越三月辛巳朔越于也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孫曰俱文珎為監軍軍司馬孫曰陸長源為行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孫曰禮記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之也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士女龢會祝曰說文龢調也楚詞風習習兮龢煖補注書

（四方民大和會○龢古和字）閺郭谥鄂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弗合者誕（誕大也）寘聯鏁于河宵浮晝沈舟不潛通（舟一作用）然其襟抱虧踈（孫曰襟袍以衣喻之）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以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八載（樊曰即德宗貞元十二年）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噭嘑（祝曰嚚愚也嚚童李迺噭嘑皆聲也莊子而我噭噭然周禮夜呼旦以嘂百官○噭音叫嘑音呼）劫衆阻兵（孫曰貞元十二年六月乙酉宣武節度使李萬榮卒子迺自為

兵馬使左氏阻兵無衆阻恃也凜凜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一有李勉二字非受命作藩孫曰七月乙未以晉為宣武軍節度使代萬榮爰自京洛單車來臨孫曰晉自東都留守移鎮宣武故云爰自京洛晉既受命與騎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故云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拯一作持遂去其疵弗肅弗厲厲嚴也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穰如兩切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閈寇偷閈侯旰切一本作扞黃流渾渾黃流黃河也○渾渾並胡本切飛閣渠渠渠渠大也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澤

一作丈一作淳一又作天下之丈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孫曰沄沄水流貌源于崑崙孫曰山海經崑崙之山河水出焉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宴喜亭記

韓曰亭在連州公貞元十九年十二月自監察御史出為山陽令時作山陽于連為屬邑

太原王弘中樊曰王仲舒字弘中在連州樊曰按順宗實録貞元十九年左補闕張正買上疏諫它事得召見正買與仲舒相善有告王叔文等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叔文因譖正買等九月甲寅弘中坐與正買善貶連州司戶弘中之貶與公同年而公日月後之也與學佛之人景

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椔翳孫曰詩作之屏之其椔其翳注曰木立死曰椔自斃曰翳○椔側師切翳於計切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呀張口貌呼加切窪者為池祝曰窪說文云清水一曰窊也老子窪則盈○窪烏瓜切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禦寒暑一作以禦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于古而顯于今有俟德之

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孫曰書滿招損謙受益衆水所赴故云謙受〕瀑曰振鷺之瀑〔孫曰詩振振鷺鷺于飛振振羣飛貌○瀑音僕〕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孫曰秩秩有常德也〕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之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孫曰左氏有汾澮以流其惡惡穢濁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者也〔孫曰魯侯燕喜詩閟宮之文○頌者也一作者頌也一無者字〕於是州民之聞者〔一作州民之老一作州之老民一作州之老聞而云〕

云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于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宜一作多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外郎貶秩而來一無外郎二字一作吏部侍郎樊曰時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諸本多作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誤矣當作吏部員外郎也次其道塗所經自藍田山樊曰即京兆府藍田縣之山入商洛樊曰在今商州涉淅湍樊曰房州舊有淅州有淅川縣武德五年省縣入房陵隸房州正觀八年省州入內鄉縣鄧州孫曰淅地本楚之白羽至秦改為淅○淅持益切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集注漢水峴首並襄州禹貢導漾東流為漢顏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

南為漢方城山名今在唐州方城縣界一名黃城山○峴胡典切出荊門樊曰荊門在今江陵府下岷江祝曰岷山名江水所出書岷山導江○岷眉巾切過洞庭上湘水樊曰洞庭在岳州湘水出零陵○上一作止行衡山之下樊曰衡山在衡州繇郴踰嶺樊曰郴謂郴州在唐隸江南西道嶺謂嶺南連州所隸也○郴音琛猿狖所家狖音柚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瓌公回切宜乎於山水乎一作其飫聞而厭見也樊曰此段文意則太史公所謂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其致一也○見也一作見之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

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集注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為濠取水名也公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尚為豪諸本作濠誤矣下同

書記之任亦難矣孫曰景龍元年置節度府掌書記一人元戎孫曰詩元戎十乘元戎元帥也摠齊三軍之士孫曰古者大國三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摠一作整字統理所部之甿甿謨耕切以鎮定邦國定一作守贊天子施教化而又

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孫曰周禮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聘曰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孫曰兼人猶過人也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于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一有之字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史孫曰興元元年十二月以壽州刺史張建封兼御史大夫充豪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孫曰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徙建封為之歷十一年貞元四年也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

高陽許孟容集注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集注杜兼字處弘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樊曰許杜見唐書而李博貞元八年公同年進士也唐書無傳獨于此見其後為宣州容又見公送楊儀之序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為之洪曰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年進士贈李君房别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云恐是博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宏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茍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一作茍有未知云云吾請觀于三君子茍未知三

君子之文章吾請觀于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一作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賔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一無之字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覽觀焉

畫記

樊曰蘇内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此大妄也僕嘗謂退之畫記僅似甲乙帳爾了無可觀世人識真者少可歎亦可愍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

兵立者十人一人騎而執大旗前立（一無而字）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孫曰田犬田獵之犬）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祝曰羈靮絆也馬韁也禮記執羈靮而從孫曰羈絡也靮韁也○羈居宜切靮丁歷切）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孫曰臂即臂也隼者鷹之類）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而一作騎）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集注冑兜矛也手執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植立也○鈇風無切）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

者二人祝曰偃息也寢卧也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一本又有方涉二字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補注按筆墨閒錄云予嘗愛附火語工乃王弼云火有其炎寒者附之附近也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孫曰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士奉中矢所以投也○奉音捧舍而具食者二十有一人孫曰舍居屋下也具字一本作且二十有二人一云十有一人蓋以總數數之也曾子開云爾挹且注者四人集注挹酌也注灌也詩不可以挹酒漿○挹音邑牛牽者三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一本婦人作婦女又下無以字載而上下者三人孫曰謂上下車也孺

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主事三十有二焉（一本作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于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一有馬字一作亦有馬之下者馬）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孫曰翹舉足也一本有牽者無陸者一本有陸者無牽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孫曰詩或寢或訛訛動也）立者（一有人立者字）齕者（祝曰禮記庶人齕之齕齧草也下沒切）飲者溲者（溲便也所交切）陟者降者痒磨樹者（痒以兩切）噓者（噓吹也）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踶蹋也徒計切齧五結切）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一

作為非是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有一頭橐駝三頭孫曰橐駝者言能負橐而駝物○橐一作駱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孫曰說文旃旗曲柄者兩秉也力讓切雜兵器弓矢旌旗孫曰周禮游車載旌旌者謂析羽注于髦首所以精進士卒刀劍矛楯孫曰楯所以扞身蔽目者○楯樹尹切弓服矢房孫曰服弓衣亦作箙房以盛矢甲冑之屬缾盂簦笠孫曰簦笠之長柄也史記虞卿躡蹻擔簦是也笠蓋也○簦都滕切笠一作笠字筐筥錡釜祁曰錡三足釜也詩維錡及釜孫曰方曰筐圓曰筥皆以竹為之三足曰錡無足曰釜○錡其綺魚倚二切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奕之具壺矢一作投壺之矢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樊曰即貞元十年也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集注申叔字子重○一無有字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洪曰沈存中云彈棊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詩玉作彈棊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孫曰西京雜記漢元帝好蹙鞠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棊之戲彈棊有譜一卷盡唐人所為柳子厚序棊用二十四棊者即此戲也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一無人字蓋叢集眾工人之所長耳一無人字雖百金不顧易也

明年出京師至河陽（樊曰當是貞元十一年孫曰河陽公家世所塋）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慼然若有所感少而進曰噫余手之所摹也（一作余之手之所摹也一作余所摹也摹亦作模）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嘗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人事而摹得之（摹一作模）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日來余懷也（一本無日字是）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孫曰大都大畧也）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

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孫曰貳謂副貳也）于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一本不重出主簿尉三字）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鉗束也）右手摘紙尾（摘它歷切一作擿）雁鶩行以進（雁一作鳧）平立睨丞（睨邪視音詣）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

出主簿尉下劾數慢劾胡得切必曰丞至以相呰謷祝曰謷不省語也前漢聲謷謷孫曰說文云不省人也○呰將此切謷牛刀切丞之設一作役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補注斯立字立之清河人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一作澄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京師再進再屈于人集注立之貞元四年進士第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頷下髭此其所以再進而再屈于人也或謂屈當作出乃與詩意合是不解公所謂屈于人之意耳屈于人屈人也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巨禁切不得施用一作行又

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一本作丞喜負余則盡枿去牙角枿五割切一作拆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文蔡本丞作之廳故有記壞陋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補注墁泥也祝曰孟子毀瓦畫墁注畫墁畫地也○墁莫干切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祝曰㶁㶁說文水裂聲也除階也○㶁古柏反斯立痛掃溉韓曰溉灌溉注也○溉居代切對樹二松日唫哦其間一無唫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樊曰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叙其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蓋叙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者此而已歐陽永叔為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為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為處守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為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畧同豈作文之法當如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為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登臨一作臨觀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孫曰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為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瓌偉絶特之稱祝曰

瓌偉壯麗也選瓌豔奇偉○瓌公回切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韓曰王勃字子安為滕王閣序王緒為賦貞元元年王仲舒為連州司户為修閣記壯其文詞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潮陽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坐言佛骨事貴為潮州刺史○潮陽一作揭陽便道取疾孫曰便道捷徑也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集注洪州本漢南昌縣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孫曰七月己丑上尊號大赦天下區内區宇之内也移刺袁州孫曰十月丙寅公量移袁州刺史袁于南昌為屬邑孫曰袁州隸江南西道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

詣大府（謂帥府也）受約束于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樊曰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一作施）陽開陰閉令修于庭戶數月之間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于幕下而

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浹子協反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去聲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胡得無情哉胡一作烏公應曰諾于是棟楹梠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孫曰楹柱也檻欄也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祝曰赤白繪畫之色前漢為其泰漫漶而不可知注

漫漶不分別貌○漫莫幹切漶胡館切又乎貫切鮮一作圭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一無其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一作者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科斗書後記作之歲月自見本篇

愈叔父樊曰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

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樊曰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為平淮碑又為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為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于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髙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于時李監陽氷獨能篆書而配叔父樊曰陽氷為將作少監唐人篆書無出李陽氷舒元輿志陽氷篆曰斯去千年氷生唐時氷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于斯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樊曰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

一本作擇木蓋能八分一作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補注董丞相晉貞元中鎮汴州公為之佐識開封令服之者陽氷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孫曰書序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文字謂蒼頡古文其狀類科斗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孫曰衛宏字敬仲光武時為議郎作漢儀四篇載西京雜事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補注貞元六年識歸公樊曰歸登字沖之有文字工草隸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依據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

亟不獲讓亟去吏切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詞宜畧識字一作宜畧識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一無愈字葢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補注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三